

● 开卷有益

○ 王岚

不远的记忆

——读李伦新《我在上海当区长》有感

记忆,或长或短,或远或近,都值得尊重和珍惜。

《我在上海当区长》是李伦新先生自传体散文《船行有声》的姊妹篇,也是他的第16本著作。

拿到书,我便迫不及待地捧读。在自序中,李先生再次把我和钱谷融、王安忆、杨扬等文坛大家名家相提并论,令我感动又汗颜。我和李先生属忘年交。最早知道李先生,还是因为《解放日报》上连载的《梳头姑娘传奇》,当我得知他曾原南市区区长,日理万机的一方父母官,还有什么时间写小说?甚觉好奇。

十多年前,受单位委派,就关于“平反与落实政策”我去采访李先生,听他讲述在桂林当19年右派的经历

及平反落实政策后在南市区的工作历程,至此,我对李先生的人生有了大概的了解。有感于李先生坎坷跌宕的人生,我希望他能自己写下来,为自己、为历史留一份记忆。因此,李先生前前后后总说,是我促使他提笔写了《船行有声》和《我在上海当区长》两本自传随笔集。《船行有声》记录的是李先生前半生的经历,而《我在上海当区长》则从“当选上海市南市区人民政府区长后的第二日”写起。

“面对眼前的情形(看到地上满溢的粪便),我不假思索地马上转身来到一家烟杂店,拿起公用电话拨通了区政府值班室,让值班的同志马上通知环卫所、房管局和相关街道办事处负责同志,立即到现场来,就说

李区长等在现场要开现场会,不得有误!放下电话,我又想到公安分局和消防队也要来,可否用消防车的水冲洗地面?于是转身再打电话通知区公安分局……”

这些语言朴素直白。烟杂店、公用电话基本上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但仅仅20多年前,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更难得的是,身为区长的李先生,深入民间办实事;再看他记忆中的场景,“那天骄阳似火,柏油马路软乎乎的,我和副区长骑着自行车察看危情情况,有时下车推行,走街串巷察看,只见许多危房倾斜得随时会倒塌,大片倾斜的墙壁,有的用木头支撑着,有的随时有倒塌的可能,看了实在触目惊心。”作为区长,深感责任的重大。

南浦大桥是黄浦江上第一座越江大桥,造这座桥需要动迁5152户居民,205家企事业单位。作为区长,李先生在当时的南市影剧院作动员报告:为了上海的美好明天和子孙后代,我们绝不拖大桥施工的后腿,一定要

齐心协力,以实际行动为顺利造好南浦大桥,作出我们的贡献!

作为南市区区长,1988年2月16日,李先生参加了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的上海人民春节联欢晚会。“那一天,邓小平要来和大家一起共迎新春。当小平同志从我面前经过时,我很想和他握手表达敬意,但因甲型肝炎流行,仅以掌声代之了”。作为区长,李伦新先生敢作为有作为;作为一名真实性情的作家,他有着热烈的故乡亲情。南京是李先生的故乡,“此后有机会到南京开会,我便抽空去家乡看看,到祖先人的坟上磕个头……表达一个后代子孙对祖先人的敬仰与怀念之情”。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不忘孝悌的中华子民。

正如著名评论家杨扬教授所言:对于他这样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已不再希望从文学创作中谋取什么名利,而是希望通过文学传递出自己的某些人生经验,对国家对社会起到一点有益的影响。

雨季来临,空气里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潮湿和闷热,出门大都带着伞。等瓢泼大雨或绵软细雨随风而下时,大街小巷就会处处盛开出蘑菇般的花雨伞。

记忆中,伞第一次登上神圣艺术殿堂,是那幅著名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以毛泽东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并举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为表现题材,在上世纪的1967年10月1日,于中国革命博物馆首度展出。画面上,年轻的毛泽东身穿青蓝长衫,右手携着一柄红色油纸伞,神色坚定地向前走去。这幅油画单张彩色印刷数量竟达到9亿多张,1968年中国人民邮政还特地发行邮票,影响巨大,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这张油画的。

我很喜欢这张画,尤其对那柄油纸伞感兴趣。我想油纸伞应该是纸做成,涂桐油后既防水又轻便。

我家那里时有一柄油布伞,伞面大概是帆布做的,涂得蜡黄蜡黄,伞骨竹子制成,拿在手里很大很沉。母亲很满意这把油布伞结实耐用,每逢下雨天,她都坚持让我拿这把伞去上学,一直用到上中学还在用,而那时已经很少有人肯用这种油布伞了,除了进城的农民伯伯或节俭的市民外,班级里只有我一人在用。帆布伞体积大,塞不进课桌,只好放在教室一隅,也不用担心被偷或借用。

童言无忌,很多同学都嘲笑我撑着这把油布伞傻帽透顶。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油布伞更宽大而沉,但绝对避风挡雨,我眼前经常会出现《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伟人都拿着油纸伞,更何况我等平头百姓呢,心里便有了些底气,直到一次同学打闹,油布伞被彻底撕烂。

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又值青春勃发之际,对描写爱情类的文学作品就格外关注。戴望舒的《雨巷》久读不厌:“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戴望舒这是在写爱情,也是在写大革命

失败后的幻灭与痛苦、迷惘和希望。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朦胧诗最为红火的时候。那个撑着油纸伞、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朦胧中成为我追求异性的定格画面。可惜,那个大雨中向我跑来的姑娘,猛地撑开油纸伞,“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场景,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还是在读大学,改革开放浪起潮涌,福建石狮有大量港台物品涌入。福州舅舅在省新华书店工作,趁来上海出差之际,带给我一把自动折伞。黑色、三节可伸缩,一掀按钮,嘭地伞面会自动打开,不用可收缩得很小,装进挎包里。这在当年绝对是稀罕物,我爱不释手,埋怨舅舅怎么不多带几把伞来。那年春游同学们去绍兴游玩,我便带着这把伞。同学陈觉得这伞好玩,我慷慨地让他玩一会儿。乘着乌篷船尽兴而返后,同学陈却把自动折伞落在了船舱座位下。惊慌失措间想要回去寻找,却忘记住坐的是哪条船。我灰丧着脸,同学陈小心翼翼地表示赔钱。当年15元也不是小钱,问题是钱在上海也买不到啊!回到校园后,我很长时间没跟陈同学搭话,陈同学费尽心思也没买到折伞,现在说来像是天方夜谭。

现在谁家里没有几把甚至十多把折伞呢?市面上有复古型的长柄伞,油纸伞或油布伞只是当做装饰用。单位休憩处原本是一条长长的过道,顶棚用透明玻璃搭建而成,空间显得大而无当。办公室主任派人买来十几把色彩艳丽的雨伞,打开后倒垂下来,很有过节的喜庆感,大家都称赞叫好。举行各类活动,主办方往往为纪念品犯愁,有高人指点:送一把小伞,礼轻情意重。伞上印几行字,兼有做广告功能。

以前人们忌讳送伞,因为伞散谐音,怕不吉利。而现在新冠疫情阴云仍在,若有人在街上撑着这样的广告伞:“新冠疫情,终会随伞而去;风雨同舟,我们永不离弃”,相信会有很高的回头率,更会给人们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

● 都市物语

○ 王智琦

风雨同伞度春秋

● 微型小说

○ 崔立

知母

我像一阵风冲进医院,又急匆匆冲进病房时,除了见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外,还看到了坐在一旁的舅舅、舅妈。

我没看舅舅舅妈第二眼,径直走到了母亲跟前,喊了声:“妈,你怎么样了?爸呢,怎么没看到他啊。”多年前的冬天,外婆病重。母亲说:“我们就一个妈了,一定要全力救。”

舅舅说:“救也无非多些日子而已,没有太大意义……”

母亲瞪视着自己的弟弟,像在看一个陌生人,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爸走得早,是咱妈一直拉扯我们长大。她从小对你有多好,你忘了吗?!”

外婆一周后离开了,但我从此记恨舅舅。

父亲从外面进来时,舅舅尴尬地一笑,说:“哦,我去外面打个电话。”

屋子里剩父亲、母亲和我三个人了。

母亲叹了口气,说:“儿子,你还记着你舅的仇吗。”又说,“这次呀,你应该谢谢舅舅。”

我纳闷地看着母亲。

父亲说:“你妈这次,要换肾。你舅主动要求,换他的肾。说他们是亲姐弟,血浓于水。他已经在医院做过

检查,是匹配的。”

母亲说:“你表弟不争气,你舅舅舅妈过得不容易。”又说,“这次他们帮了我们,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们。”

我知道表弟赌博,输掉了很多钱逃走了,舅舅舅妈被迫替他还了很多,自己一直省吃俭用的。

父亲附和着说:“是啊,是啊。”

手术很成功。

但母亲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时,脸色更苍白了,一点血色都没有。紧随着推出来的是舅舅,也是面色苍白,舅妈亦步亦趋地跟在移动的床旁,满脸紧张。

相比而言,母亲恢复得比舅舅快。医生同意母亲出院了。舅舅在床上躺着,舅妈在旁边坐着。看见了我们,舅舅瞬地地要坐起身来。

母亲说:“你好好休息。”又说,“这次,谢谢你。”

我走上前,递上去一个厚实的信封,里面是两万块钱。

我说:“舅舅,以后你和舅妈好好照顾好自己,我妈就你一个弟弟,她也不会再有多多的肾了。你们俩都要各自保重。”

屋子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移到了我脸上。

母亲后来问我:“你怎么知道,是我把肾给了你舅舅,而不是舅舅把肾给了我。”

我微笑着说:“每次你都是让爸去付钱,医生也不让我见,难道我还看不出出来吗?”

● 尘世心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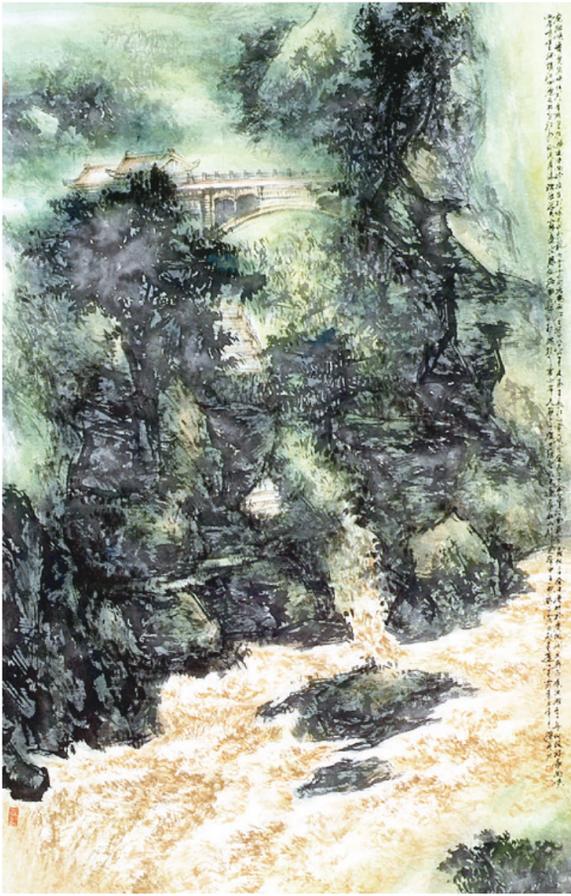
○ 李冠琛

优雅拱桥背驼年轮

百态,在“三夏”劳动休息的片刻,常常会在小池塘直转圈,淳朴的大爷总会猜透我的心思,捞几朵粉色的荷花放在脸盆里,看着它们轻轻荡漾的姿态,此时仿佛我的每一次微笑,都会让花儿溢满芳香滋润心田。于是我爱上了花的多姿,爱上了花儿能赐予世间的美丽!

都说年轮里的青春总会如约而至,而且青涩的时光会让我们渐渐懂

得许多,于是我知道再美的花不是永恒的多姿,再艳的玫瑰也会经历凋谢的光景。所以我便喜欢上了春天的桃花,愿她结出花落最后最甜的蜜桃;于是我爱上了池塘里的睡莲,当雨露酝酿着滋润,当东方期待着笑脸,睡莲以她那清澈的素颜,相拥而合的花蕾,在没有人语交汇之处轻语芳华、书写篇章。



虎跳涛声气势雄 (国画)

李元勋

● 难忘的事

○ 陆坚敏

里弄发动集体熏蚊子

岁月里,总有些事情,不经意中会让我们想起,比如用土办法灭蚊子。

每年七八月份,蚊子最肆虐扰人。记得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灭蚊作为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项内容,居委会会定期组织开展家庭灭蚊,一般是每半月一次。采用的是干菖蒲点燃烟来熏蚊子,效果好,故颇为居民接受。凡到家庭熏蚊日前一两天,居委会干部便会委托居民楼组长挨家挨户上门通知,请居民们做好准备。熏蚊那天傍晚八点钟左右,居委会干部便摇铃通知居民们到居委会领取一把干菖蒲,回家后放置在一日脸盆或其它一些不会燃烧的器具内,点燃待火苗熄灭后关紧门窗,带上躺椅、竹椅或小板凳到弄堂乘凉。

此时,便是弄堂里最热闹的辰光。大人们摇着蒲扇边乘凉边“嘎三

胡”,还有人围坐小桌打扑克“梭哈、争上游”,孩童们则相互追逐、捉迷藏,整条弄堂欢声笑语,一派热闹祥和的气氛。

约莫一小时光景,熏蚊结束,居民们便陆续回家,开启门窗通风。此刻整条弄堂中都充盈着一股浓郁的菖蒲清香味。由于家家户户都熏了蚊,使蚊子都被熏死,再也不会扰人,故这一晚是居民们睡得最香甜的一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各种驱蚊、灭蚊措施,如电蚊香、驱蚊液、电蚊拍等等都为人们所使用,加之创建美丽社区,居民居住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蚊子滋生地大为减少,故再也不用居委会集中开展家庭熏蚊灭蚊活动了,然而,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熏蚊子灭蚊子的场景依然会常常浮现于我们的脑际。

● 门外谈艺

○ 王坚忍

《桃花扇》的三种结局

海变。艳语淫词太絮叨,将锦绣前程,牵衣握手神前告。怎知道姻缘薄久已勾销;翅楞楞鸳鸯梦醒好开交,碎纷纷团圆宝镜不坚牢,惹答答当场弄丑惹的旁人笑,明荡荡大路劝你早奔逃。尽管我相当仰慕孔尚任先生,可这一番话,就能劝说动“人世”男女,立刻“出世”,如此的结局,也未免太神奇了吧?这样说可能唐突了孔尚任先生。个人以为《桃花扇》前面三十九出皆好,后面的《哀江南·余韵》更好,千古绝唱,《桃花扇》用南曲较多,但苏昆生(李香君的笛子师傅)唱的《哀江南·余韵》套曲,采用了北曲,听来极其苍凉悲怆,令人感动。《哀江南·余韵》被收入现今的教材——大家熟悉的是其中三句,“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相见不如不见。我对昆曲完全是门外汉,因为喜欢孔尚任,数年前冒充“高雅”,也看了江苏昆剧院上演的整

整三小时的昆曲《桃花扇》。演出开始令我大吃一惊,幕布未拉开,幕前或男或女或男女对唱的,竟然把原作最后的《哀江南·余韵》挪移为幕前曲,教我摸不着头脑,太惊诧了。结局也出人意料。苏昆生带着李香君来到一道观前休息,不知侯朝宗已在观内出家。苏昆生吹笛,李香君在观外唱起了《牡丹亭》第十出《惊梦》的《皂罗袍》“原来侬紫嫣红开遍……”时,仿佛听到有人在跟着吟唱,苏昆生说她是过于思念侯朝宗,神思恍惚,出现幻听了。李香君想想也是,侯朝宗素有大志,忧国忧民,想必此时正在抗清义军的军营里,出谋划策,踪迹不定,“不在岭南定在闽北,不在粤东定在赣东”。她在观外高声唱道“不信侯生林泉做垂钓”,侯朝宗在观内心存愧疚,想到复社其他人纷纷举起抗清义旗,自己却逃避现实,栖身道门,辜负了红颜知己。他决意相见不如不见,在观内低低唱道:“无颜红袖对道袍,忍



看诗扇绽红桃。”此时李香君与苏昆生失望地走了,伴唱响起:“白骨青灰长艾蒿,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销……”结局二人咫尺天涯,不得相见。这个结局,较之前两种结局,应该是别开蹊径的。

作品一个名称,三种结局,原作者的知识产权是否受到尊重很有疑问。历来名著都很可能被改成曲艺或电

影,数不胜数,不仅古代有,现代也有,比如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改编为京剧和3D版立体声彩色故事片,等等,改编者的初衷或许是好的,实际上也改了很多心,但才华能及原作者的凤毛麟角,是否曲解了原来的意思而变得不好,需要评论家来评判,当然,普通观众也会有自己的观感,但往往是见仁见智的。